

圖書館目錄體系中的幾個現實問題

方 春 耕 何 善 祥

圖書館目錄體系問題是我國圖書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劉國鈞先生和顧家杰先生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今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五四”科學討論會上，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我們對這個問題正開始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有關的幾個問題逐漸形成了一些看法，現在我們提出來，請同志們批評指教。

圖書館目錄的範圍和目錄體系

研究圖書館目錄體系問題，首先就要正確地劃定圖書館目錄的範圍。這是研究問題和討論問題的前提。我們認為，凡是圖書館從本館方針任務出發，根據讀者的實際需要和圖書館業務工作的需要而編制的各種目錄，包括館藏基本目錄、輔助書目索引等供讀者 and 館員使用的目錄，都屬於圖書館目錄的範疇。也就是說，我們研究圖書館目錄體系問題時，是把圖書館用以完成本館任務所必須編制的一切目錄工具當作一個有机的整體來看待的。我們不但要研究圖書館那幾套館藏基本目錄的職能、作用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和聯繫，研究各種輔助書目索引的職能、作用及其相互關係和聯繫，而且還要研究它們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找出它們在完成圖書館方針任務中的規律性。

關於圖書館目錄的範圍，國內外都存在著不同看法。目前我國圖書館界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基本上有四種，一種意見是從形式上把圖書館目錄和書目區別開來，認為那幾套比較完整地大量地經常地向讀者揭示館藏、宣傳圖書的卡片目錄，才叫做圖書館目錄；各種書本式、單頁式的目錄索引則屬於“書目”範圍，而不屬於圖書館目錄範圍。這種意見來源於外國“catlog”和“Bibliography”之分。一種意見是從一個館的範圍出發，認為凡是反映本館藏書的，才叫圖書館目錄；凡不完全反映本館藏書者或稍有反映非本館藏書者，如大量的聯合目錄、書

目索引等，均不屬於圖書館目錄。一種意見是從圖書館目錄工作部門出發，認為採編部門所編制或組織的目錄，屬圖書館目錄；其他書目參考閱覽等部門所編制的各種目錄，則不屬之。最後一種意見是從國內外的圖書館學、目錄學教材內容出發，認為圖書館學課程里講的目錄則屬圖書館目錄，目錄學課程內講的則不屬之。凡此種種“習慣的”、“傳統的”看法，使絕大部分關於圖書館目錄體系的文章的內容，無非總是論述幾套館藏基本目錄間的相互聯繫和關係的問題。即使最近出現的一些總結目錄工作經驗的文章，仍然基本上如此。

我們不完全同意上述幾種對圖書館目錄範圍的看法。首先，我們認為研究和討論我國圖書館目錄體系的問題，必須從我國圖書館工作的實踐出發，從我國圖書館目錄工作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出發。十幾年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我國圖書館目錄工作的現狀、目錄體系的現狀是怎樣的呢？一方面，許多圖書館根據讀者的實際需要和業務工作的需要，分別編制了全面地、系統地反映館藏的讀者目錄和公務目錄，從而逐漸形成了館藏基本目錄的體系；另一方面，有些圖書館為了更廣泛地、深入地、及時地為政治、為生產、為教學、為科學研究服務，在編制和加強館藏基本目錄的同時，編制和利用了各種各樣的書本形式的目錄索引（如新書通報、推薦目錄、專題參考目錄索引等），並且也開始形成了輔助目錄索引的體系。這兩種體系，在圖書館的統一安排下，配合和聯繫日益緊密，逐漸構成圖書館目錄的整體。這種情況的出現和發展，使我國圖書館目錄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面對着這個事實，我們研究圖書館目錄體系的問題，就不能再局限於那幾套卡片式的館藏基本目錄了。沒有任何理由，把其它同樣起着揭示館藏、宣傳圖書、輔導閱讀的作用的目錄索引，排斥於圖書館目錄範圍之外。其次，我們認為，把圖書館目錄範圍局限於反映本館藏書的目錄，是不全面的。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圖

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整体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是整个图书馆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是孤立的。图书馆要多快好省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加强馆际的分工协作，以充分满足读者对于图书资料的需要。随着图书馆藏书建设和图书资料互相沟通工作的开展，图书馆目录工作的互相协作也日益加强。例如新书通报、联合书目的编制，馆藏目录的交换利用，中心查目站的成立，专题目录索引适当地反映非本馆的藏书等等，都说明我们的目录工作已越出了一个图书馆的范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图书馆的藏书是全民的财富，这就从物质上决定了我国图书馆目录决不应该只限于本馆的藏书。同时，必须认识到图书馆目录只是图书馆贯彻方针任务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图书馆目录的种类及其反映藏书的范围，主要是由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和读者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而主要不是由图书馆的藏书所决定的。再次，我们认为不能机械地从编制和组织图书馆目录的部门来决定图书馆目录的范围。不错，馆藏基本目录一般是由采编部门（或单独的编目部）来编制和组织的，辅助性的目录索引一般多为读者服务部门或参考书目部门来编制的，各有自己的独特职能。但是正由于具备了这两种基本类型的目录，图书馆才得以更好地完成其揭示馆藏、宣传图书和辅导阅读的任务。从这一点出发，上述两者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些人机械地从工作部门来确定图书馆目录的范围，认为要么编目部门并入参考书目部门，要么参考书目部门并入编目部门，两者合一，所编的各种目录方能列入图书馆目录体系之内。我们认为，同一个部门编制的各种目录，如果没有按照统一的目录体系的要求来编制和组织，仍然是彼此孤立，不成系统；而不同部门如果按照统一的目录体系的要求来编制和组织目录，也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目录体系，可见关键问题不在于编制和组织目录的工作应该集中或者分散，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有着建立目录体系的统一计划，在于是否把各种目录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再其次，我们认为光从现在的图书馆学、目录学的教材内容来确定图书馆目录的范围，不一定是恰当的。就拿解放后编的几种教材来看，图书馆目录的范围一般只包括馆藏基本目录（而且绝大部分内容仅限于几套卡片目录），作为“藏

书与目录”（“图书馆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问题，而关于图书馆目录工作的组织，图书馆编制各种辅助目录索引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则都被包括在“普通目录学”的课程之内。总之，图书馆目录的编制、组织与利用问题，被割裂成几个部分，根本谈不到关于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完整概念。根据这样的教材内容来确定图书馆目录的范围和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内容，是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根据的。

总之，图书馆目录应该是图书馆贯彻执行方针任务和满足读者需要所必须编制的各种类型的目录索引（包括馆藏基本目录和各种辅助目录索引），一切从现象和形式出发，从定义和概念出发来划定图书馆目录范围的做法，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我们认为，图书馆目录体系就是图书馆用以完成其任务的各种类型目录间的科学的辩证的内在联系和关系，也就是说各种类型目录间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目录体系就是按各种类型目录间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来进行全面的安排与组织，从而使目录工具更好地来为图书馆的一切读者服务。

读者目录

刘国钧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图书馆目录体系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认为：“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的区别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一项重要特征”，“这区别的实质在于读者目录包括经过选择的图书，而公务目录则包括全部馆藏。这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目录根本不同之点”。顾家杰先生也说：“读者目录反映的不是全部馆藏，而只是常用的政治、科学文化水平较高、内容正确的图书期刊”，又说：“首先区分为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两大部分，这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目录体系中体现出它的政治思想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目录体系与资本主义图书馆目录体系的根本区别”。还有不少人在谈到读者目录的性质时，都认为读者目录是“推荐目录”或者“推荐性的目录”。在这两位先生和其他同志的文章里，关于读者目录的性质有这么两个论点：（1）读者目录是推荐目录，（2）区别读者目录与公务目录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目录体系与资本主义图书馆目录体系的根本区别。显然，这两个论点是不完全符合我国图书馆目录体系和读者目录的实际情况的，是我们所不能完全同意的。

我们认为，说读者目录是推荐目录，只是看到

了讀者目錄推薦性的一面，沒有看到它的另一面，即參考性的一面。讀者目錄是供讀者使用的各種圖書館目錄的概稱。由於各圖書館的性質、具體任務、讀者的實際需要不同，所以讀者目錄所擔負的具體任務及其反映館藏的完備程度也就不一樣。例如，一些不負擔為科學研究服務的小型圖書館，它主要的任務是向讀者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和幫助讀者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和文化科學知識水平，因此，它的讀者目錄所反映的圖書應該全部都是有助於圖書館完成上述任務的優良書籍。因此，這種讀者目錄就是推薦性目錄。但是，省市圖書館、高等院校圖書館和科研機關圖書館的工作情況就複雜得多了。它們的藏書內容複雜，讀者的文化修養和對圖書資料的實際需要比較多樣。同時這些圖書館都擔負着為科研服務的任務，它們必須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完成圖書館具體任務的前提下，按照黨性原則和區別對待讀者與書刊的原則，編制不同性質的讀者目錄。例如省市圖書館的普通閱覽室和科學閱覽室的具体任務不一樣，服務的對象不一樣，其讀者目錄的反映藏書的廣度和深度也就不一樣。後者負有為生產為科研服務的任務，讀者不但需要優良的書刊，同時也需要一些參考性的資料，因此選書尺度就得相應地放寬一些。又如綜合性大學中文系師生，由於教學、科研和學術批判的需要，不但要借閱優秀的文藝書籍，往往也要參考一些內容有問題的作品，甚至毒草。而非中文系師生借閱文藝書籍的主要目的是受教育和豐富文化生活，所以中文系資料室（或者為中文系服務的閱覽室和借書處）的讀者目錄就應與供其它各系師生使用的讀者目錄有所區別。事實上，解放後我國圖書館不但在輔助性書目索引方面早已區別出推薦性書目和參考性書目兩種基本類型，而且在館藏基本目錄方面也已經或正在準備分別編制推薦性讀者目錄和參考性讀者目錄，以滿足不同讀者的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將讀者目錄區別為推薦性目錄和參考性目錄，不但不會削弱讀者目錄的黨性原則，而恰恰是更好地貫徹了黨性原則。因為在正確貫徹執行圖書館方針任務的前提下，區別對待讀者與書刊的原則貫徹得越好，讀者目錄的職能劃分得越明確，就越能滿足各種讀者的合理要求，就越能協助圖書館完成宣傳圖書、輔導閱讀和提供科研資料的任務，因而也就越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和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目前，我國圖書館正在貫徹“八字”方針，努力提高各項工作的質量。我們認為，提高讀者目錄的質量，關鍵問題在於提高讀者目錄的政治思想性、科學性和實用性。首先，應該根據本館的任務結合讀者的實際需要，有區別地建立讀者目錄，有區別地反映館藏圖書。進一步加強推薦性讀者目錄的思想性、戰鬥性和現實性。同時也要建立參考性讀者目錄，並加強其評注工作。如果根據實際情況，讀者目錄只要一套時，那麼就應該注意在圖書著錄上和目錄組織上，分別表明鑑定各種書刊的政治思想傾向、科學價值和學術價值，並將優良書刊和仅供參考的書刊嚴格地區別開來，突出地宣傳和推薦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黨和政府的文件，各門知識的優秀著作以及反映最新科技成就和文化藝術成就的作品。應該把那些參考性的書刊排列在同類優良書刊的最後，並用導片隔開，加以必要的說明或限制。關於那些政治觀點錯誤，已經失掉現實意義和科學史料價值，不符合本館方針任務，不宜於在本館讀者中流通的書刊，應該及時從讀者目錄里撤出。

談到社會主義圖書館目錄體系與資本主義圖書館目錄體系的區別，我們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它是不是首先區分出讀者目錄與公務目錄，也不在於它的讀者目錄所反映的圖書是不是經過選擇，而在於它是掌握在哪一個階級的手里，為哪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即它是站在什麼立場，用什麼觀點去揭示藏書的內容，向什麼讀者宣傳什麼樣的書刊。社會主義圖書館目錄體系的主要標志，在於它是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黨性地揭示館藏，向讀者宣傳推薦好書和提供讀者以工作中、生產中或科研中所需要的圖書資料。資本主義圖書館的目錄體系，則是按照資產階級的要求，向其讀者反映宣傳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反動的黃色書刊和有利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圖書資料的工具。問題也不在於圖書館目錄體系里區不區分讀者目錄和公務目錄，讀者目錄反映的圖書經不經過選擇。而是在於按照什麼階級利益，選擇什麼樣的書刊。選擇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不同性質的圖書館，有着根本不同的選書標準。事實上，資本主義圖書館的目錄從來就不是“客觀”地反映全部館藏的，其讀者目錄所反映的圖書，也是經過選擇的。目前掌握在美國資產階級手中的所有圖書館，不用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刊，就是一般的進步書刊如

馬克吐溫的文艺作品，也不可能在一般的讀者目錄里得到正确反映。所以，两种不同性质的圖書館目錄体系的根本区分，主要不是看它在形式上是不是区别出讀者目錄和公務目錄，主要是看它的内容，即看它站在什么階級立場，用什么观点，向什么讀者揭示和宣傳什么样的书刊。所以，我們认为，重要的問題不在于強調讀者目錄与公務目錄形式上的区分，或者讀者目錄应不应该經過选择，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根据党性原則以及区别对待讀者和书刊的原則，正确地来确定为讀者目錄选择图书的标准。

专 題 目 录

专题目錄是輔助目錄索引体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一种。它是圖書館为了特別的目的，根据讀者的实际需要，报道、宣傳和推荐有关一定主题或問題的图书資料而編制的一种目錄索引。由于它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及具体适应性、輕便灵活性、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所以它比館藏基本目錄更加能够体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則，有效地为各种讀者服务。

专题目錄，根据其主要的职能，可分为推荐性的和参考性的两种基本类型。推荐性的专题目錄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向广大讀者宣傳推荐优良书刊，以加强优良书刊的流通和扩大其对人們的影响的目錄；一种是根据特定讀者的需要，从大量图书中选出讀者迫切需要而又适合其文化水平和专业修养的材料，經過精細編纂而成的目錄。这两种推荐性的专题目錄的共同特点，是圖書館对于所选录的材料抱有明显的倾向性，目錄的内容和形式比起其它目錄来具有更加明确的分別服务的性质。参考性的专题目錄，則是圖書館根据一定讀者的需要，从所选定的专题出发，广泛收录有关的图书資料，专供个别讀者自己檢索、选择之用的参考工具。

由于专题目錄是为政治、为科研服务的銳利武器，因此在我国圖書館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在1958—59年中，北京圖書館編制了专题目錄400余种，上海圖書館編制了200余种，南京圖書館編制了280余种，其它省市圖書館以及科学院所屬圖書館和高等院校圖書館也都編制了大量的专题目錄。所有这些专题目錄，在为政治、生产、教学和科研服务方面，都曾起过良好的作用。最近一个时期，各圖書館在貫徹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

針，貫徹“八字”方針，貫徹“二百”方針，大力为工农业生产、为科学研究服务中，更加注意于提高专题目錄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水平。

不难看出，专题目錄在我国圖書館工作中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在圖書館目錄体系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某些圖書館学家总是习惯地把它长期排斥于圖書館目錄体系之外，刘国鈞先生最近在他的論文中热烈地肯定了专题目錄在圖書館目錄体系内应有的地位，这是我們所欢迎的。但是遺憾的是，刘国鈞先生又认为，专题目錄以反映館藏为限，超出此界限一步，則不列入圖書館目錄体系之内。这又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了。

誠然，圖書館在利用目錄工具宣傳图书、輔導閱讀、滿足讀者的图书需求、貫徹执行圖書館的方針任务时，一般是建立在本館的藏书基础上的。但絕不能由此推断，圖書館目錄只能絕對地限于反映本館的藏书。作为圖書館工作中的一个組成部分的目錄工作，它在完成本館的方針任务和滿足讀者的閱讀要求时，除了使本館藏书积极發揮作用以外，它本身就是一种宣傳图书、报道資料和影响人們閱讀的有效工具。对于館藏的图书而言，它还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在圖書館工作中还有自己特定的任务，这就是要求自己不仅限于揭示和宣傳本館的藏书，而且还應該广泛地宣傳非本館所藏的优良图书。一般說来，圖書館應該充分滿足讀者对图书資料的要求，而其目錄應該主动地执行自己的职能。不仅如此，而且社会主义圖書館的性质，圖書館网的形成，圖書館間的分工协作，各館藏书的協調，藏书财富的全民意义，也都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圖書館目錄体系不应只限于反映館藏的目錄，特别是那些担负有为科学研究服务任务的圖書館，更不能局限于此。而圖書館实际工作的情况也正好如此，它并不是某些人的定义和想法所能限制住的。我們許多圖書館为了更全面、更系統地向讀者提供科学資料，在編制专题参考目錄时，除了反映本館的藏书外，必要时还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非本館所藏的图书資料，例如两館合編的联合专题目錄，一館独編的反映一个地区圖書館藏书的专题目錄，以及一館編的以反映本館藏书为主并涉及一些非本館所藏的重要資料的专题目錄，等等。

专题目錄不限于館藏，有时候会提高目錄的质量；限于館藏有时候反而会降低目錄的质量。例如，上海圖書館1960年3月所編的“紅外線”专题科技

书目，其中俄文图书资料部分一共引用了五十种俄文期刊上的文献，其中有十一种俄文期刊就不是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由于上海图书馆没有拘束于只限馆藏的说法，所以编制出来的这个专题目录，就比其他图书馆所编的同样性质、同样专题的目录所提供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对科研人员的帮助就更大。又如山东省图书馆所编的“建国十年来毛主席著作和重要讲话目录”，如果不限于馆藏的话，我们相信它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研究毛泽东思想服务方面定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其他许多图书馆编制的科技专题目录索引，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之，专题目录是图书馆目录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目录，它不能仅限于反映馆藏，它的内容主要取决于图书馆的任务和读者的实际需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把专题目录排斥于图书馆目录体系之外，这是不符合我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的。

更好地组织宣传和利用图书馆目录

建立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关键，在于把各种各样的目录工具组织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目录网，这里除了馆藏基本目录体系的组织外，还有一个辅助书目索引体系的组织，以及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馆藏基本目录体系的组织问题，顾家杰先生和刘国钧先生已作了专门的论述，同时在目前图书馆工作中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就不打算论及了。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图书馆工作中普遍忽视的辅助书目索引体系的组织，以及它和馆藏基本目录体系间的组织问题。

目前在大型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属图书馆中普遍地都不注意辅助书目索引体系的建立。许多图书馆员认为，不反映馆藏的目录不能算是图书馆目录；甚至有人更简单地认为，只有分类、书名、著者、主题四套卡片目录才能算作图书馆目录。因此，他们就把各种书目索引工具束之高阁，或者把它们当作一般图书看待，分散地摆在书架上。同时，图书馆的馆藏基本目录工作和辅助书目索引工作也互不通气，各搞一摊。这样，图书馆目录体系就只剩下几根钢筋骨架子，而没有水泥沙石——辅助书目索引的强有力的补充与配合。这种情况对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从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图书馆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从读者的多样化的需要出发，赶快建立起辅助书目索

引体系，借以加强和健全整个的图书馆目录体系。

健全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根据各馆具体情况设立书目参考室或馆藏基本目录、辅助书目索引综合参考室。

建立书目参考室，要从本馆的方针任务、读者的实际需要与馆藏基本目录的联系出发，选择和组织各种目录、索引、文摘、书评刊物以及其他参考工具书，陈列其中，供馆员和读者利用。

馆藏基本目录、辅助书目索引综合参考室，就是除了设立书目参考室以外，还在目录室内组织一定的书目索引参考工具书，或者某些图书馆根据自己的情况不单独设立书目参考室，而把目录室与书目参考室合并为一个有机部分。

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决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各种目录的宣传图书、辅导阅读的作用，以达到图书馆任务的完成。因此，我们还必须加强对图书馆目录体系的宣传辅导工作，以使培养读者使用各种目录的习惯。

大跃进以来，一些图书馆加强了目录知识的宣传和辅导读者使用目录的工作，但是有些图书馆，长期以来根本没有向读者做过任何有关目录知识的口头的或书面的宣传辅导工作，致使许多读者不会也不乐意去使用各种目录。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任何图书馆都应该重视目录知识的宣传和目录使用的辅导工作。

要作好有关目录的宣传辅导工作，必须把一般性的宣传和经常性的个别辅导结合起来。图书馆除了利用宣传目录知识的说明书、标语、传单、手册、辅导材料、黑板报、读者园地、幻灯片、宣传画，以及定期不定期举行的目录知识广播、目录知识报告会外，更重要的是深入细致地向个别读者进行目录知识的宣传辅导工作。为此，应该配备必要的书目员或查目辅导员，实地帮助读者使用各种目录。在目录知识的宣传辅导工作中，要把目录知识的宣传和图书知识的宣传结合起来。在开架书库、在新书宣传架、在好书展览以及阅读辅导中，都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宣传辅导工作。除了作好经常性的目录知识宣传辅导工作外，必要时也可以搞目录知识的普及运动，使得读者普遍具备使用目录的起码常识，并养成他们乐于使用各种目录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各样的图书馆目录在揭示馆藏、宣传图书和辅导阅读上，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